



窮理致知

識時以待時——《資治通鑑》的成功者與忍

● 施寬文*

清人潘世璜引明人薛方山《炤心犀》云：「忍欲則不屈於物，忍劇則不擾於事，忍撓則不折於勢，忍窮則不苟於進，故曰必有忍其乃有濟。」¹在世為人，孰能無忍？或生理的，或心理的，忍實與生而俱，至死方止。惟常人於「忍」之修為多欠缺火候，匹夫見辱，若非挺身而鬥，亦必睚眦以報，此固非有過人者。

閱史以觀人，無論是世俗的成功人物，抑或是出世而有所成就之修行人，其人之生命特質實有共通之處，亦即「善忍」。身受腐刑的司馬遷於《史記》中多載豪傑之能忍者，固有自勵之意；身兼史家與朝臣的司馬光於所撰《資治通鑑》中亦常書忍，則欲以之供居位者資鑑、惕勵，蓋歷史上之功成名就者，上自帝王，下至百姓，無不善忍者。

東坡〈留侯論〉以張良為主，輔以鄭襄公、勾踐、劉邦，通篇論「忍」之於成事功的重要性，而中國歷史上之善忍者，固代有人矣。在《通鑑》中所載述者²，如韓信未得志時於家鄉為人所侮，而有當眾伏地，匍匐出人胯下之辱（卷9），其後封楚王

* 施寬文，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

¹ 本段文字大多誤以為出自清人曾國藩家書，蓋人云亦云，多未能求真究實之故。見〔清〕潘世璜輯：《不遠復齋雜鈔》（三松堂鑄版，1837），頁8。

² 關於張良與忍，《史記》卷55〈留侯世家〉，與蘇軾〈留侯論〉載述、論敘甚詳。司馬光殆以為張良與黃石公事漫誕不稽，故未載述，僅於卷7記載其令力士於博浪沙狙擊秦始皇事。



，召辱己者為中尉，云：「此壯士也。方辱我時，我寧不能殺之邪？殺之無名，故忍而就此。」（卷 11）「忍而就此」道盡了豪傑者之能屈能伸，為了遂遠志、展抱負，而極度的克制、忍耐能力。

在《通鑑》的帝王中，除了〈留侯論〉提及的劉邦，原無帝王之志的光武帝劉秀，在豪傑氣質洋溢的兄長劉縯因功高震主而被劉玄殺害後，「不敢為縯服喪，飲食言笑如平常」、「獨居輒不御酒肉，枕席有涕泣處」（卷 39），其強忍兄長冤死的嚙心之痛，讀來宛然可感。以其能忍，其後乃有機會脫離劉玄勢力，而另樹一幟，終於成就一統天下之大業。

至如百姓，唐高宗時的壽張縣人張公藝九世同居，高宗親訪其宅，問以九代之人何以能共居，張公藝無所回答，惟書「忍」百餘字以獻（卷 201）。諺云「不癡不聾，不作家翁」³，聚人之處即是江湖，即有閒言，即有是非，身為龐大家族之族長，遇事若不能忍，常加爭論計較，族人恐早因忿隙而分炊各爨了，焉能九代和居。

歷史上材勇過人、聰明之士，以不能忍而致敗、殺身者多矣。《通鑑》用以供人君、領袖人物鑑戒者，如與劉邦共爭天下「啗惡叱吒，千人皆廢」（韓信語）的項羽，〈留侯論〉以之對比劉邦之能忍，而云：「項籍唯不能忍，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」，蘇軾所云為其勢力全盛而與劉邦逐秦失鹿之時，至於唐人杜牧〈題烏江亭〉：「勝敗兵家事不期，包羞忍恥是男兒。江東子弟多才俊，捲土重來未可知！」則指出其垓下敗後，本可東渡烏江，卻以「無顏見江東父老」⁴而選擇自刎，此則以不願且不能忍恥，而真致一敗塗地矣。聰明之人君如西漢少帝劉某，因知己非皇后子，而生母死於非命，遂揚言日後必報仇⁵，卒遭呂后毒手；東漢質帝劉縯，「少而聰慧」，深惡梁冀專權，而於朝會中注目云：「此跋扈將軍也！」（卷 53）不久即被梁冀以毒餅弑殺。又，十三

³ 此一俗語亦見《通鑑》卷 224，為唐代宗告訴郭子儀不必在意兒媳吵架時的「大逆不道」之語。原文：「郭曖嘗與昇平公主爭言，曖曰：『汝倚乃父為天子邪？我父薄天子不為！』公主恚，奔車奏之。上曰：『此非汝所知。彼誠如是，使彼欲為天子，天下豈汝家所有邪？』慰諭令歸。子儀聞之，囚曖，入待罪。上曰：『鄙諺有之：不癡不聾，不作家翁。兒女子閨房之言，何足聽也！』子儀歸，杖曖數十。」

⁴ 《資治通鑑》：「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，今無一人還；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，我何面目見之！縱彼不言，籍獨不愧於心乎！」（卷 11）

⁵ 《資治通鑑》：「少帝寢長，自知非皇后子，乃出言曰：『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！我壯，即為變！』」（卷 13）



歲即以蜜中鼠矢破黃門陷害藏吏案⁶，並親置年少子弟兵三千人的東吳孫亮，以強臣孫綝傲慢專權、「無所復畏」，而「不可久忍」(卷 77)，因與近臣陰謀除之，卻因事機不密而致敗，其自殺時年僅十七。

同樣受制於人，以能忍而翻轉局面者，如匈奴之冒頓單于，《通鑑》卷 11 載述其得寵的後母因欲立己子，而與其父頭曼單于陰謀除之，送其予月氏為人質，卻出兵急攻月氏，企圖借刀以殺之，未料冒頓竟奪馬而逃歸匈奴。其後冒頓以太子身分隱忍訓練兵，終於弒其父且盡誅後母與異母弟和大臣之不附者。冒頓成為單于後，征討四方、圍困劉邦於白登，威震天下，成為匈奴一代雄主。又，歷仕魏武、文帝、明帝、曹芳四朝的三國名將司馬懿，晚年為顧命之臣，而遭宗室曹爽疑忌，因知曹爽欲專擅朝政，且與之齟齬有隙，遂稱疾不問政事。冀州刺史孫禮曾因被曹爽打壓，往見司馬懿，面有忿色，語及國事而痛哭，同遭打壓的司馬懿卻平靜的說：「且止，忍不可忍！」為使曹爽對其鬆懈，而故示以得病癡呆，曹爽勢力果然入彀而不復防備。司馬懿卒於失權多年後，在魏帝曹芳之嘉平元年（249 年）正月，以七十歲的高齡，趁曹爽與魏帝出城謁陵時，發動三國史上著名的高平陵政變，夷滅曹爽三族（卷 75），使曹芳成為傀儡，並為其孫司馬炎日後篡魏建立晉朝奠定了根基。

冒頓、司馬懿能在劣勢之下反敗為勝、血洗仇家，原因正如司馬懿告戒忿形於色的孫禮之言：「且止，忍不可忍！」東坡〈留侯論〉云：「有報人之志，而不能下人者，是匹夫之剛也。」因能識時，知敵強我弱，而時不利於己，故能下人而「且止」；「忍不可忍」固非懦弱，而是「待時」，齊地古諺云：「雖有智慧，不如乘勢；雖有鎡基，不如待時」(《孟子·公孫丑上》)，欲修怨而不能忍忿，違時逆勢而強行之，其結局若非以卵擊石，做無謂的犧牲，也只能是逞忿一時而遺患深巨，漢之少帝、質帝，東吳孫亮足可為鑑戒。匹夫見侮而有志修怨者，為國執柄而鄰強國之威懾以憂憤者，能不謹識乎！

⁶ 《資治通鑑》：「嘗食生梅，使黃門至中藏取蜜，蜜中有鼠矢；召問藏吏，藏吏叩頭。吳主曰：『黃門從爾求蜜邪？』吏曰：『向求，實不敢與。』黃門不服。吳主令破鼠矢，矢中燥，因大笑謂左右曰：『若矢先在蜜中，中外當俱濕；今外濕裏燥，此必黃門所為也。』詰之，果服；左右莫不驚悚。」(卷 77)

